新书掠影

作为民主主义革命家，秋瑾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留下了浓墨重彩。本书细致描摹出秋瑾的传奇人生，浓缩式地再现了近代中国激荡的思潮更迭和演进态势，借以呈现隐含其间的百年政治风云与学术潮流。

《秋瑾与二十世纪中国》
夏晓虹 著
商务印书馆
2023年4月出版

本书描述了中国1931年发生的长江洪水的历史状况和环境影响，解释了洪水对当地带来的生态和经济影响，也讲述了人们对洪水的应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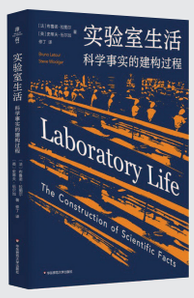
《龙王之怒：1931年长江水灾》
[英]陈学仁 著
耿 金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5月出版

作者从白居易诗出发，结合唐代遗存至今的丝绸图像以及工艺图解，进而分析唐代丝绸、其背后的美学意义以及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分析，深度解读白居易新乐府、唐代丝绸种类、唐代纹样等。

《寻找缭绫：白居易〈缭绫〉诗与唐代丝绸》
赵 丰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23年8月出版

本书不单有对尼采严谨且系统的阐述，还糅入了作者富含创见和想象力的解释。他后来的许多思想，都能在这部作品中找到萌芽。故此书亦是深入了解后现代哲学的桥梁。

《尼采与哲学》
[法]吉尔·德勒兹 著
周 颖 刘玉宇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3年7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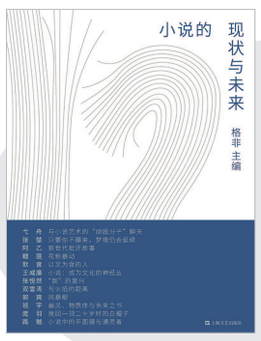
作者以自然主义的方式研究科学，特别探讨了科学的社会制约因素，触及人性等更大的问题，对科学事实的建构做了独到的诠释。

《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
[法]布鲁诺·拉图尔
[英]史蒂夫·伍尔加 著
修 丁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年6月出版

书人茶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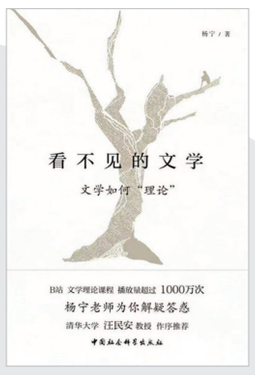
今天，我们如何回应“昆德拉之问”

■ 唐骋华



《小说的现状与未来》
格 非 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堂吉诃德的眼镜：小说细读十二讲》
张秋子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看不见的文学：文学如何『理论』》
杨 宁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7月中旬米兰·昆德拉逝世，在众多的悼念中，我想起了他的经典之问：“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小说？”带着好奇心，我重温了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当然有收获，但毕竟是数十年前的旧作，已不足以解当代人之渴。于是我又读了三本新书：格非主编《小说的现状与未来》、张秋子《堂吉诃德的眼镜：小说细读十二讲》和杨宁《看不见的文学：文学如何“理论”》，通过对小说价值和文学意义的追索，我得到了新的启示。

当小说面临困境

众所周知，米兰·昆德拉对塞万提斯推崇备至，《小说的艺术》开篇，他就将塞万提斯和笛卡尔并列为现代思想（不止于小说）的奠基人。

昆德拉的意思是，笛卡尔把人上升到“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的地位，拉开了古典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帷幕。然而，现代性高度发展的结果是，人被各种力量（科技的、政治的、历史的）俘获，甚至沦为这些力量的掌中物，人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被隐去和遗忘。这无疑是种悖论。

所幸，我们还有塞万提斯开创的小说传统。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身处的是一个可自由进入、随时退出的开放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相对性和暧昧性，人物灵魂无限延展，文本意蕴丰富多元。其本质，是对建立在“唯一真理”之上、试图用单向度标尺驾驭人类的工业社会的抗拒。

小说兴起的秘密就在于此——它为被网格化管理的现代人提供了精神上的出口。从塞万提斯到狄德罗，从巴尔扎克到福楼拜，从卡夫卡到穆齐尔，伟大的小说家都在告诉读者：事情比你想象的复杂。通过对复杂性的揭示与把握，小说家拂去被唯一真理遮蔽的人性，为读者照亮人的存在。

“昆德拉之问”和他本人的回答均发表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历经岁月考验，至今光芒闪耀。但应该认识到，相同的问题，不同时代的小说家会给出不同的回答。这一点，将《小说的现状与未来》与《小说的艺术》对照，会体现得尤为明显。这本由作家、清华大学教授格非主编，汇聚12位青年作家文章的结集，同样将现代小说的源头追溯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但随即指出，小说艺术发展到今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这种困境是全方位的。如果说昆德拉的对手是排他性的唯一真理，那么今天，小说家既要与之对抗，还要面对消费主义狂潮。消费主义不像唯一真理那般强硬，它是通过大众传媒（以前是影视剧、流行读物，现在是以网络为载体的新媒体），轻柔地渗透生活，完成对人类精神的全面殖民。

消费主义对小说构成的最大挑战，是无限放大个体经验。现代小说非常倚重个体经验，这是它区别于传统叙事（如神话、民间传说、历史演义）的主要特征。乔伊斯、伍尔夫、福克纳等现代主义作家，都以独特的个体经验为读者打开新世界的大门。所谓“照亮人的存在”，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然而在人人能发微博、晒朋友圈、拍短视频的当下，个体经验迅速贬值。如今，除了依托恢弘想象力而超越于日常生活之上的《三体》等优秀作品，我们已经很难从一般的小说里获得新鲜感。与此同时，日常生活本身的碎片化、虚拟化和同质化，也让小说创作流于悬浮：当生活中的大部分对话发生在微信上时，海明威的“对话式小说”该如何落地呢？

凡此种种，使小说家更不容易回答“昆德拉之问”：人们为什么还要读小说呢？或者切换成《小说的现状与未来》的主题：如何认识并面对小说的危机或困境？这是每一位严肃的小说创作者都要直面的“大哉问”。就此，张楚、糖匪、王威廉、双雪涛等12位年轻作家，展开了极富启示性的讨论。

当读者急剧流失

科幻作家糖匪认为，当今小说的问题并非主题素材枯竭，而是感受力缺失。飞速旋转的现实让创作者感到难以把握，遑论拟构成小说世界。因此他呼吁创作者扩张强化感受力，不仅要看到“杀马特”的夸张，更要看到流水线生产对个体生命造成的创伤。这与王威廉的“恢复对于人类和自然万物的整体性感受能力”相呼应。双雪涛透过资本的快速流转与媒体的泛滥，发现了小说的新土壤——揭示人的孤独处境，揭示社会变迁中真相的流动性与多元性。有趣的是，这正是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给我的印象。

以上都是创作者从自身出发，探讨小说的现状与未来，张楚则意识到了读者存在的问题——由于许多读者在学生阶段没有受过完整的文学教育和美学教育，导致阅读品位和鉴赏能力匮乏，无从抵御形形色色的消费主义。哪怕阅读小说，也沉迷于网络爽文，而与严肃阅读绝缘。

我以为张楚触及了现代小说的根本性危机：读者急剧萎缩。而这，与文学教育的缺失关系甚深。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和古典小说相比，现代小说更难懂。这本是不应该的。现代小说书写现代人的处境，理应与现代人血肉相连，倒是古典小说，与现代生活隔着鸿沟。可为何阅读体验是反着的呢？或许是因为我国古典小说脱胎于评书，叙事手法和情感表达内在于日常经验，读者可“无脑”接受；现代小说则深入日常经验的内部，其表述往往是反直观的，读者要调动反思意识和知识储备才能领会其妙处。

从这个角度讲，现代小说具有一定的阅读门槛，它需要高水准的专业读者。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现代小说的全盛期恰好与19世纪后期欧洲中产阶级的兴起同步——后者受过较为良好的教育，懂得欣赏现代小说。无独有偶，以新感觉派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滥觞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

只可惜，我们的文学教育始终未能跟上。时至今日，总结中心思想、归纳段落大意仍是主流。这种用“唯一真理”图解文学作品的做法，封闭了文本的开放性，和现代小说的价值取向相悖。既然背道而驰，又何以靠近？更不要说接受和共鸣了。读者大规模流失也就不足为奇。

好在有人认识到了症结所在，并着手做培育读者的工作。其中卓有成效的，有王安忆在复旦大学开设的小说课，她已将讲稿汇集为《心灵世界》《小说六讲》等书，惠泽读者。毕飞宇在南京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讲稿《小说课》也结集出版，并广受好评。还有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格非，其《文明的边界》一书，精读穆齐尔等人的作品，细致而深刻。

不过，上面三位“内行人”均在重点高校任教，相形之下，张秋子和杨宁这两位“双非”院校教师的实践就更显难能可贵。

回到文本，回到理论

据《人物》杂志报道，2016年张秋子从南开大学博士毕业回到家乡昆明，在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第二年，她接了一门《20世纪西方文学》课。教案是现成的，从头讲一遍不难，但她决定抛开陈词，回归文本。从那时起，张秋子带领学生以文本细读的方式进入现代小说。这样进度很慢，每学期只能读完一两部长篇，但收获满满。

细读需要人最大限度地对文本保持耐心和细心，这也意味着，读者能够最大程度地深入文本，抵达所有暗角。这时候你将发现，无边的细节犹如缤纷落英，呈现出无限的色彩。

多年的课堂实践，让张秋子深感“双非”学生的文本细读能力并不逊色。进而言之，文本细读不应该卡在专业壁垒内而拒绝普通读者。她的《堂吉诃德的眼镜：小说细读十二讲》如同一座桥梁，旨在将普通读者接引到经典文本的堂奥。此书所选皆为短篇，这是考虑到让普通读者上手就啃大部头，或许力有不逮。入选篇目风格多样，既有传统的《带小狗的女人》（契诃夫）、《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麦克劳德），也有无情节叙事的《幸福》（曼斯菲尔德），甚至公认不知所云的《密室》（罗伯·格里耶）。

分析文本的过程中，张秋子不会总结大道理或心灵鸡汤，更不会限定读者的思维。她鼓励读者在文本中自由翱翔，自由解读。就像书名所揭示的，每一个都是透过自己的“眼镜”阅读的，因此领略到的风景不一样——这决定了文本细读拒绝唯一真理。从这个角度说，张秋子回到了昆德拉的原点。

当你有了一定的积累，是时候翻开杨宁《看不见的文学：文学如何“理论”》了。此书堪称近些年最接地气的理论著作。这不仅因为它的作者杨宁是播放量过百万的“B站网红up主”，更因为本书居然全程无“学术黑话”。意识形态批评、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精神分析理论，一座座令人生畏的理论高山；卢卡奇、索绪尔、马舍雷、布鲁姆，一位位令人仰望的学术大师，杨宁皆能以清晰的逻辑、晓畅的语言，拆解得明明白白。

和张秋子一样，杨宁曾长期执教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亦为“双非”院校，他教的也是“二本学生”。但杨宁从未轻视，因为他相信文学是人学，向所有人敞开，而理论的作用在于帮助读者进入文本、理解文本。因此，理论学习不应该单调枯燥，更不应该成为学院派进行知识生产的闭环游戏。相反，它是鲜活的、富于洞察力的，能为庸常的人生拓展更多的可能性。

写法上，杨宁也打破了理论著作的惯常套路。他在后记里解释说：“文学理论应该摒弃传统教材式的体系性框架，改为以问题的方式引出相关的理论概念、命题和逻辑。而这些问题，应该是日常生活中人们面对文学现象时想问但又不敢问，似乎已有定论但却时刻被质疑的问题。”

无独有偶，这也是文本细读的底层逻辑。在这个意义上，张秋子和杨宁共同回应了昆德拉之问：当小说面临困境，当读者急剧流失，或许回到文本，回到理论，才是现代小说驶向未来的起点。

好书过眼

他用一生捍卫了中医的地位

■ 禾 刀

春桃这本书写的是自己的公公陈万举——清末名医巢渭芳的再传弟子、针灸大师承淡安的门生。

为学中医，陈万举先后师从朱复初、宋立人两位师傅。春桃在书中反复提到，从事中医不仅仅需要掌握渊博的中医知识，许多时候还要有相当的悟性。陈万举从两位师傅身上发现不一样的地方：“朱复初是经方派，开出的是些‘死方子’，而宋立人则是时方派的高手，方子很活，即便是简单的感冒，天热有天热的方子，天凉有天凉的方子，不同情况的病人在用药和剂量上也都会有所不同。”

陈万举步入中医行列，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即深受范仲淹“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影响。1938年，陈万举开始坐堂行医。行医76载，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阐释了“良医”二字的厚重内涵。

陈万举的“良医”首先表现在“艺精”二字。中医传统的师傅带徒制，并没有阻碍陈万举的“博采众长”。他将针灸与中药治疗融为一体，并经过数十年的行医经历，总结出宝贵的诊断方案。除了一般的头痛发热、腹泄胀气等，霍乱、破伤风、非典、癌症、糖尿病、不孕、抑郁症、哑巴等疑难杂症，陈万举也都有所建树，且病例均有据可考。

陈万举的“良医”还充分表现在“仁心”。按理说，陈万举医术高明，救治病人多，凭他那妙手回春的声誉，生活条件优越乃理所当然。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担心病人找不到他，他甚至拒绝了子女让他搬往新房的请求。有一次，他发现一位肝癌病人没有按期复诊，于是不顾耄耋之年行动不便，一路找过去，贴钱给人治疗。有时他不仅免费行医，甚至还把病人安顿到家里倒贴生活费给人看病。用春桃的话说，陈万举看病“包吃包住留在家里观察，看病成痴。他三天不为人看病，自己就得有病”。陈万举活了96岁，一生不争不抢，不卑不亢，不喜不怒，无疾而终，“走的那天还在给人看病”。

虽然陈万举毕生是中医的忠实践行者，但他对被人们传得神乎其神的晚清太医给深居后宫贵妃悬丝诊脉的“美谈”并不相信，认为太医之所以能够准确判断病情，应该是此前通过种种渠道已对后宫贵妃病情了解十之八九。所谓悬丝诊脉，纯粹是装给后宫贵妃等人看的，以免落得个不重视的罪名。

百年前，中医曾遭遇到史无前例的质疑。特别是清末民初，质疑者中包括诸多文化名人。在西医如潮水般涌进国门的同时，正是无数像陈万举这样扎根基层的中医，默默耕耘，通过大量成功案例捍卫了中医的地位。陈万举收获的那些赞誉，是他大半个世纪成功医治数十万病人，一点点口碑积攒起来的。

对于中医存在的一些问题，陈万举并不回避。比如近年来部分中药疗效确实有衰减迹象，陈万举通过深入研究后发现，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过去的那些“中药都是野生的，现在这种不顾中草药的产地特点，又是违反季节地让药材疯长，没有经过相应的时间与气候，也就吸收不到日月的精华，只会给中草药的药性带来破坏性的后果”。再就是一些药商为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对药材反复利用，不是经验丰富的专家极难甄别。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既是为陈万举的中医人生立传，又是一部从世俗视角观察中医深耕民间倔强发展的力作。

《国医》
春 桃 著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三味书屋

通人间本草，识万物化机

——读王家葵《〈本草纲目〉通识》

■ 刘 鹏

《〈本草纲目〉通识》
王家葵 著
中华书局出版

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大暑躲在广州寓所的空调房中，拜读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王家葵新作《〈本草纲目〉通识》，是一件爽心的事。《本草纲目》和它的作者——明代医家李时珍，大家并不陌生。周杰伦有一首歌就叫“本草纲目”，曾经是80后们的青春记忆。但真正读过《本草纲目》的人不多，书太厚，太专业，并不好读。所以，中华书局将《本草纲目》与《周易》《老子》《庄子》《西游记》《红楼梦》等一起列入该社的“中华经典通识”系列，的确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好在王家葵学养深厚，将原本不易的“苦差事”呈现为这本让人眼前一亮的大家小书。

通识，广博也。清代学者章学诚《文史通义·释通》中言：“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格物致知，对于古代士人而言，一物不知，深以为耻，可谓是古时之通识。通人间本草，识万物化机，本草之学本身便是读书人应该了解的博物之学。我国通识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固然离不开西方通识教育理念的引入，但应该看到其背后对中国固有传统教育理念的追溯、重视和回归。所以，从通识之本义与目的来看，中华书局将本草典籍列入“中华经典通识”之中，合情合理。通过中医古籍了解中国古代科技和优秀的传统文化，既是当前打造中国特色通识教育的需要，也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医药文化的重要举措。这正是我认为今天需要了解中医和读些本草的根本原因所在。

读本草不易，毕竟对普通读者而言，专业性太强了。因此，如何安排既能兼顾背景性知识铺垫又能深入古籍核心内容的篇章架构，如何采取通俗而又不失专业的讲述方式，通过一本“小书”讲透大部头难啃的本草古籍，便成为《本草纲目》能否转变为今日通识读本的关键。本草古籍的编撰，后代医者往往在抄录前代本草著述的基础上层层叠加，“层累”现象明显，仿佛层层包裹的卷心菜。如果说汉代《神农本草经》是这颗“卷心菜”的内心，明代《本草纲目》作为“本草学术史上的最高峰”，便是这颗“卷心菜”的外层。要了解由内心到外层，一层层如何长成，必须层层剥开，方知始终。所以，王家葵在具体介绍《本草纲目》之前，先以“本草源流”作为通识之先导，“欲了解《本草纲目》，首先需要具备古代药物学通识”，书中简明扼要地梳理了本草学发展之历史，并选择其中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等本草要籍，总结了不同时期本草学发展的时代特征与历史成就。这种篇章安排很合理，也极有必要，使读者既便于从整体上把握本草学的背景知识和发展嬗变，也能更好地理解《本草纲目》在整个本草学术史中的坐标位置和历史价值。

本书的主体核心内容是第二部分“《本草纲目》解题”。“解题”是文献目录学的专业术语，简单讲就是一本古籍的“提要”，主要包括作者生平、篇章结构、学术思想源流及品评得失等内容。“解题”是简明扼要了解一本古籍的重要途径，古来治学一向看重。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正因如此，古代无论是官修目录还是私修目录，都很注重“解题”的撰写。《汉书·艺文志》记载刘向校书时，“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撮其指意”的内容提要便是“解题”。至南宋陈振孙，则直接以“解题”名其书曰《直斋书录解题》。

上述“解题”的关键要素和核心内容，在本书第二部分中皆有很好的呈现。王家葵从《本草纲目》本身的文献结构出发，深入浅出，简要介绍了《本草纲目》卷一至卷四序例总论和卷五至卷五十二本草药物各论部分的内容主旨。卷五至卷五十二，共48卷，李时珍按照二级分类法，以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16部为纲，其下设更详细的60类为目，广罗博采，对1892种药物进行了阐发。具体药物的条文，则又以药名为纲，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八项为目。这么多的内容，让人望而生畏，该如何在一本“小书”中进行讲解？王家葵将16部整合为矿物、植物、动物三类，各类之中又以一些大家日常有所耳闻的代表性药物为例，重点通过释名、集解、正误、发明四项，剖析了李时珍在诠释雅俗药名、汇集诸家注解、纠正历代疏误和阐发前修未明等方面对于本草学发展的历史贡献。当然，王家葵也客观评价了李时珍在药物归类等方面的认知不足。

另外，通过王家葵对这些药物的讲解，读者也很容易了解到古人的用药思维和生活智慧。如冬灰，即草木灰，上好的冬灰由藜烧制而成，白细如雪。冬灰在古代生活中用途很多，可谓是古代的“洗衣粉”，用灰淋汁便是“洗衣液”，《本草纲目》中记载：“今人以灰淋汁，取碱浣衣，发面令皙，治疮蚀恶肉，浸蓝靛染青色。”草木灰再配合其他中药，如白茯苓、白芷、益母草、猪胰等，还可加工成多种清洁与美容品，在《备急千金药方》《太平圣惠方》等古代方书中多有记载。总之，法天则地，随应而动，本草展现了古人因时因地制宜的智慧。这种古老的智慧，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愈趋被高科技绑架的今天，值得重温和珍视。

本书的第三部分为“《本草纲目》的版本与图像”，同样展现了王家葵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和本草考证功夫。《本草纲目》的版本并不复杂，可分为“一祖三系”，即祖本金陵本，以及江西本系统、钱衙本系统和张本系统“三系”。王家葵简单介绍这几个版本的特征和源流关系后，将重点放在了《本草纲目》的插图上。他认为，《本草纲目》金陵本的插图由李时珍的长子李建中负责统筹，属于挂名指导，次子李建元负责绘制上卷，三子李建木负责绘制下卷，两孙李树宗、李树声负责校对。金陵本的图绘水平低劣，说明“两位图绘者既缺乏绘画天才，也没有接受过绘画训练”，而“李时珍容忍这样低劣的图绘作为《本草纲目》插图，即使存在经济窘困等因素，但本质上仍说明，李时珍对插图不是十分重视”。知晓了这个道理，便会明白为何《〈本草纲目〉通识》中的药物配图，要选择明代官修本草《本草品汇精要》中的精美彩绘，而不直接选用《本草纲目》插图的原因了。王家葵老师还通过比较钱衙本、张本对于金陵本的改绘，讨论了其中所蕴含的“画家图式”与“人文意象”，看到了明清时期本草图绘者所受以写意风格为主的文人画社会审美风尚之影响。这些精彩的考证和论断，剥丝抽茧，如老吏断狱，旧书读出新味道，功力了得。